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3·

# 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articipation*

佛克马 蚁布思 讲演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荷兰)佛克马,(荷兰)蚁布思著;俞国强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

ISBN 7-301-03137-8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3)

I. 文… II. ①佛…②蚁…③俞… III. 文化-影响-文学 IV. I0-05

©Douwe Fokkema and Elrud Ibsch;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articipation*

本书的中文全球版权由作者授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6—0683

书 名: 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

著作责任者: 佛克马 蚁布思 著 俞国强 译

责任编辑: 张凤珠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137-8/I·402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2018 编辑部 62752032

排印者: 北京市经纬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80千字

1996年6月第一版 1997年12月第二次印刷

定 价: 12.80元

## 序

佛克马教授是我们的老朋友，早在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成立时，他便以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的身份参加了成立大会和第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后十年，他又多次来华，参加我们的各种学术活动。1993年，他竟能抽出一个多月时间，以每周六小时的密度，为我们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研究生们系统讲授一门文学理论课，这真是使大家喜出望外！

佛克马教授这次在北京大学授课的内容是他和蚊布思教授合作研究的最新成果。他们在全部讲课中极力贯注的一条思路就是详细剖析“研究”(Research)和“阐释”(Interpretation)的区分与统一。在他们看来，“研究”主要源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强调“收集材料——提出假设——验证假说——给出解释(Explanation)”，是一种较为严格的客观化操作程序；落实到文学研究中，就是所谓经验主义的文学研究(Empirical Study of Literature)。而“阐释”这一概念则属于阐释学传统。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解释”的对立面，“阐释”不承认文学理解活动的纯粹客观性，它强调带着“前见”的主体在意义产生(即理解)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能动作用，并以此作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区分的本体论证明。他们认为带着

“前见”的“阐释”一直贯穿在文学研究和文学阅读的整个漫长历史中。

在佛克马教授和蚁布思教授看来，“研究”与“阐释”应统一于文学研究，并以此构成名副其实的“文学科学”。他们从这一方法论的视角出发，试图把文学史、比较文学、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文学思潮重新整合，并将其纳入“文学科学”的体系之中，这当然是一件大不容易的事，何况重在思辨、玄想的大陆理性主义与重在体验、分析的英美经验主义之间本来就许多分歧和许多需要进一步辨析的地方。但我认为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更是如此。我们一方面具有强大的解经传统，一切学问似乎都在对经典的注释或对经典注释的注释中；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玄思遐想的传统，强调“作者以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意而自得”等等。佛克马教授和蚁布思教授提出的问题显然可以促使我们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此外，两位教授关于现代主义与东方主义，还有一些其他理论的批评也都不乏真知灼见，可以为国内学者所借鉴。

乐黛云

1995年7月

## 目 录

序	乐黛云	(1)
前言		(1)
<b>第一章 导言</b>		(5)
一 科学方法的适用性		(5)
二 科学研究的性质:解决问题与言之成理		(9)
三 有关研究的一些主要问题		(15)
<b>第二章 对阐释和解释的进一步论述</b>		(20)
一 理解以及对它的合理化论证		(20)
二 经验主义的文学研究(解决问题和解释性的证实方式)		(28)
三 虚构与真实		(30)
<b>第三章 经典:批评和教学工具</b>		(37)
一 对经典的讨论		(37)
二 西方和现代中国经典构成(canon formation)的历史发展		(39)
三 对经典的构成和文学地位的研究		(50)
四 批评干预和教学干预		(61)

---

<b>第四章 文学史</b> .....	(66)
一 文学史编纂工作的科学性问题 .....	(66)
二 话语决定论(discursive determinism)和元语言 (metalanguage)这个工具主义的概念 .....	(67)
三 独特性、概念化以及历史解释 .....	(81)
四 检验历史研究报告,评介历史叙事作品 .....	(89)
五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个案:解释历史 .....	(96)
<b>第五章 身份与成规</b> .....	(117)
一 对一种身份的心理需要 .....	(117)
二 确立一种身份的社会学手段 .....	(120)
三 关于成规的概念 .....	(121)
四 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世界主义(Orientalism, Occidentalism, Cosmopolitanism) .....	(129)
五 文化移入(Acculturation)的一个例子:张贤 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	(142)
<b>第六章 经验主义研究</b> .....	(154)
一 经验主义研究 .....	(154)
二 本文处理和文学阅读 .....	(155)
三 文学能力的获得和文学教学 .....	(170)
四 机构和阅读能力的社会分层 .....	(173)
<b>第七章 文化参与的偶然性</b> .....	(188)
一 知识与干预 .....	(188)
二 文化干预的环境、方法以及目的 .....	(192)

---

三 文学知识和文化知识的传播·····	(201)
<b>第八章 结语</b> ·····	(205)
<b>附录</b> ·····	(209)
术语对照表·····	(209)
中西文人名对照表·····	(214)
<b>BIBLIOGRAPHY</b> ·····	(220)

## 前 言

本书收有 1993 年 9、10 月间我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系列讲座的书面讲稿。这些讲座讨论的是下面的几个专题：研究和批评<sup>①</sup>，阐释，经典的内部构成，文学史的编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交往<sup>②</sup>，经验主义研究的一些形式以及文化传播的一些问题。

在北大举办讲座对我来说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首先是因为我相信，文学的科学研究所借助的各种方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同的，而且我在北京短暂的停留使我能够检验一下这个想法。确实，和同事们、同学们的数次讨论使我确信了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可以不考虑文化差异而对某些文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加以运用。例如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可以区别地对待科学研究和文化批评，而且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认为这是一种有益的区分的观点看起来似乎是颇有道理的。

我逗留北京期间之所以获益匪浅，还有一个更为个人化的原因。我曾作为一名学生在中国学习过，我博士论文的内容涉及的是 1956 年到 1960 年的中国文学批评。我写了而且主编了几本荷兰文或英文的有关当代中国方面的书。但自从 70 年代以来，我主要致力于现代欧美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我在北京所从事



的后面一些专题的教学工作给我提供了重续前缘的可能,而且不仅可以讨论西方的也可以讨论中国的文学史的发展。

我在理论问题和欧洲现代主义方面发表的著作是与我的妻子、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总体文学研究教授、艾尔卢德·蚁布思合著的。我们合作的第一个成果是 *Theories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77, 1995 第四次印刷), 它的中译本叫《二十世纪文学理论》, 分别于 1985 年和 1988 年在香港、北京两地出版。第二部是《现代主义的猜测: 1910—1940 年欧洲文学的一个主流》, 而最近我们发表了第三部论著, 是讨论文学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播的, 目前只有荷兰语本。后一本书为我提供了很多我在北京举办讲座时所用的材料。

当然, 在我准备北大的讲座时桌上有这本书是很有益处的。另一方面, 经过了和艾尔卢德·蚁布思在思想方面这么多年的合作之后, 我有时再也弄不清楚我所表达的是她的思想还是我的思想。例如, 我在第一章中坚信不疑地对之进行讨论的所有科学都是人文科学这一思想就是首先由她提出来的。一般来说, 我们的观点经常互有重叠。因此我没有看出有什么必要把她对阐释和解释这两个概念的分析再重新表述一遍。这就是为什么本书收有最初由她所写的一章的原因, 这一章曾发表在 1991 年的葡萄牙杂志《德达鲁斯》的某一期上(第二章)。除了第六章讨论经验主义<sup>③</sup>研究的第二、三部分是由艾尔卢德·蚁布思首先构思出来的以外, 本书的其它章节

都是由我执笔完成的。尽管我们拥有本书大部分章节的版权,但事实上,它是我和我的合作者之间深入讨论的一个学术成果。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人称代词用的是复数的“我们”而不是“我”的原因——我们在英文著作中也是这样做的。

在北京期间我和同事们、同学们的讨论已经证明了是很有帮助的。我尤其要感谢乐黛云、王宁、申丹以及宋伟杰。后者曾协助我辨认第三章中所讨论的答卷上的字迹。其他的许多人也参与了思想的交流,或是对我进行了盛情的款待。人数太多,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

我不知道本书的主要论点——对研究和批评的区分——是否会为人接受,但不管怎样,我希望它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而如果它被接受的话,那么我希望它将会促进进一步的研究工作,鼓励一种更为深入的对于文学的批评性的讨论。

杜威·佛克马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

总体和比较文学系

#### 注 释

- ① 研究(research)和批评(criticism)是本书所做的重要区分。前者强调经验材料和客观性以及方法的可重复性、结果的可检验性等。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包括文学研究中的一部分,如下文的经验主义研究都属此类范畴;而后者强调

主观的参与和创造,强调内在的合理性,文学批评基本上属于这个范畴。——译者

- ② “交往”(communication)一词在这里的含义同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是有差别的。作者的主要意思是指参与到文化中的人围绕着文化成品、文化媒介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比如就文学而言,写作、对文本进行阐释(interpretation)、批评等,都属于“communication”,因此,“交往”一词并不十分确切,权且充用。——译者
- ③ 此处的经验主义的文学研究(empirical study of literature)并非指的是欧洲哲学史上的哲学流派经验主义(empiricism),而是指一种更宽泛的研究方法,具有注重经验材料、事实,强调实验的方法等特点,汉语中并无较好的对应词,权且统一译作“经验主义”。——译者

# 第一章 导言

## 一 科学方法的适用性

科学知识是通过可以被重复使用的方法而获得的,而且在同样的环境下,这样的重复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无论是在中国、西方或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个人、工业企业还有政府机构,它们运用科学知识并不是因为它看起来正确无误,而是因为它能够被证实。从原则上讲,任何人都能够检验科学研究的結果的正确性。事实上,每个对此领域以及其中运用的研究方法有足够了解的人都能参与讨论这种科学研究的特性。科学论争和权威的裁决是不相容的。

科学方法能够被运用于所有的学科中,而且可以不考虑它们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各自的源头。我们的论证是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的,此为其一。它并不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论断,因为任何地方都可能发明出我们所谈论的这些科学方法。而且,这个前提还可以被颠倒过来解释:如果有一种文化,某一科学方法不能用于其中,那么这种方法的科学性就应该受到质疑。

在一本物理学、生物学或医学方面的书中强调科学方法普遍的适用性会显得有些罗嗦,但在文学研究的语境

内,这样做就是很必要的了。历史主义的各种不同的传统、文化相对主义、阐释学以及解构主义都否认任何声称存在普遍性的主张。这些传统以不同的方式对科学方法在文学研究中完全适用这样一个观念提出了异议。他们的批评经常以忽视科学方法或否认它们对文学研究的适用性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早期的德国哲学家威尔海姆·狄尔泰(1900)的著作中就表露了这一点,他论证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他提出了人文科学中运用的一种特有的方法——所谓的“人文科学的方法”(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Methode),并且强调了阐释学的诠释的重要意义。我们将在第二章更为详尽地讨论狄尔泰的著作和他巨大的影响。他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按字面翻译是“精神的科学”)的区分在英语中被整理成了“理科”与“文科”,一种在整个盎格鲁美利坚的大学制度里都普遍存在着的划分方式。这里对此略微提及一下也就足矣了。尽管有许多人认为这种截然二分是跨学科研究的严重障碍,而且提出了种种办法,以解决文理科之间这种门户森严的现象,但这些尝试到目前为止还不是非常成功。让我们尽量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

自从又一个门类——社会科学(富本尼兹,1985)兴起以来,情况变得愈加复杂而且也愈加灵活起来。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来划分的建议——其中最后一项取代了“人文科学”——由于与大学内部劳动分工相关的现实方面的原因而得到了人们的拥护(佛克马,1990)。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把不同学科的区分的合理化论证联结

起来的因素。这个联结的因素就是研究方法的可重复性以及被检验的可能,还有,如果需要的话,推翻假设的可能。这样的区分是由它们所考察的问题及其种类的差别促成的,即①与有机物和(或)无机物的相互作用有关的问题,②与人们之间和(或)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关的问题,③与人们和文本或其它人工制品的相互作用有关的问题,或者,也许更确切的是和人们借助文本同其它人工制品发生的相互作用有关的问题。

自然、社会和文化科学分别研究的就是这几组不同的问题,而对它们的描述却并非十全十美,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重叠现象。一位心理学家可以像一位文学研究者一样对阅读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影响颇有研究(茨万,1993)。如果一个人碰巧对于本文中牵扯到的情感因素对血压的影响这个问题很有兴趣,那么一位神经病学家就可以涉足进来,检查一下神经系统的电脉冲。阅读可能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应,借助神经病学、化学以及物理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它可以被调查出来。一些问题可能会使我们看到其他相关的问题,而如果我们顺着这条追问背后的问题一直追下去的话,那么用不了多久我们会脱离开我们学科的传统领域。的确,我们只是为了实用的目的才使这些不同的学科之间相互隔膜;劳动分工促进了对专业人员的培训。然而,把不同领域的问题各自孤立起来的做法也导致了跨学科研究的需求。

如果对文学或文学交往的有关问题的探索真地需要运用科学方法的话,为什么还有如此众多的文学研究者对

这些方法敬而远之呢？为什么他们害怕被认为使用的是科学方法呢？抑或，为什么试图消除文理之间的对立的尝试目前仍未成功呢？

一个原因是因为对科学研究不甚了了的学者们易于过高地估计它所要求的种种权利。但这些要求还是相当适度的。首先，科学家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研究结果是一些假设。他们的研究环境有可能改变；或许会出现某种难以预见的因素，它能够改变某一次实验的结果。因此，科学研究的结果只提供一种暂时的真理，或许某天会被推翻。其次，研究者明白，他们通常处理的是现实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并不提供一幅关于世界的整体图景，而是要研究一个描述得很完整的问题。科学研究因而在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动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然而却是从属的角色。它不能代替我们对于现实的常识性的看法或者我们对于应该做什么的直觉。换句话说，科学研究不能生成价值判断。第三，作为它的一个后果，选择考察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对所发现的解决方法的运用必须要由研究者所属的一个群体来评价。科学研究所起到的作用尽管重要，但却是有限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应该警惕，科学家们有可能越俎代庖。

除了许多学者担心科学家们会篡夺由非科学承担的职权这一事实之外，文理科之间为何仍存在着真正的分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按传统来说，人文学科最著名的是文学研究，它在文化传承和文化批评中发挥着作用。艺术系科中的教授们，他们崇高的任务就是把文明的价值观念传

给下一代。这是一个古老的教育理想，它不但存在于教授中间（他们中间有些人或许会对这种角色感到窘迫），而且也仍然存在于教育官员和政治家中间。社会期望文科的教授和学生能够成为文化价值标准的化身。原则上，这个角色与做研究并不相同。许多人担心，由于强调研究本身，研究者的另外一种职能——文化参与的职能——将会受到较少的注意或者将会完全消失。然而，我们将会论证，在艺术系科中，科学研究和批判性的价值传承都应有一席之地。事实上，这两种职能，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在其它的学科，如医学、心理学或法学当中也能够区分开来。

## 二 科学研究的性质：解决问题与言之成理

我们已经论证过，科学研究对自身权利的要求还是相当适度的。研究所处理的是现实的一小部分，它所提供的不过是一些假设，而且不能生成价值判断。它不能生成这样的一类评介，例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宇宙前进的目标是什么。物理学家们，像斯蒂芬·温伯格，有一个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而且预见我们的世界最终将面临“漫漫严冬或难耐酷暑的消失”（温伯格，1977：144），但它们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人类生存的理由或者关于宇宙的一个基本的原理。科学家或许仍会在有机物、无机物的相互作用中竭力去发现规律性，但却无法从他们的发现中推导出一个目的。

就像尼采所论述的那样，没有人类的干预、不运用人



们发明的概念,就不会有关于世界的任何知识:像我们拥有的这样一个自然界,它的法则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对它的物自身一无所知,而只熟悉它的作用,在它与自然界其它法则之间的关系中,这些作用获得了意义——我们也只是作为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了解这些作用的……对于自然界的这些法则,我们所了解的一切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带给它们的——时间与空间以及因之而来的数字和前后相继这些关系(尼采,1980[1873]:1,885 英译:布里兹勒,1979:87)。<sup>4</sup>

我们可以推想年代、因果性等概念是在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尽管这些概念是发明出来的,而且绝非内在于自然界本身,但我们可以认为它们能够起到思想工具的作用,以使人类能够多少自如地应付他们周围的世界。这些试图把秩序投射到否则就会只剩下混沌一片的万事万物中的企图又一次没能产生关于一个目的的知识。依靠科学手段无法建立起一个目的。一个认为世界上的生命或宇宙具有一个潜在的目的的假设不能被检验,因为无法只检验对当前状况的陈述或关于过去的陈述——如果我们拥有关于过去的足够的知识的话——而不去检验对未来状况的陈述,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说法来支持前面的观点的话,那就会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尽管是正确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关于宇宙的一个目的的知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宇宙的目的可以定义为宇宙作为一种功能而服务于它的一个目的,因此,这种功能是不应该用那